

雷抒雁 诗文集

第 八 卷

* 诗 评 *

激流里的石头



人民文学出版社

雷抒雁 诗文集

第⑧卷

※诗评※

激流里的石头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雷抒雁诗文集:全8册/雷抒雁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484-4

I. ①雷… II. ①雷…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②散文集—中国—当代③《诗经》—诗歌研究④诗歌评论—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②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4005号

责任编辑 杨 柳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500千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69.75 插页17
版 次 2013年7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484-4
定 价 200.00元(共八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写意人生	(1)
激流里的石头	(13)
感谢胡风帮我改诗	(16)
《小草在歌唱》创作漫忆	(22)
我的一九七九	(31)
让诗歌也来点“引进”	(36)
诗,绝不是徒然吟唱的	(39)
放弃矫饰	(43)
为创造而吸收	(45)
永恒的瞬间	(50)
咀嚼诗味	(55)
寻章摘句读《词综》	(62)
在鲁迅文学院的讲课	(74)
假如你想写诗	(91)
昨天,写诗;明天,我们还写诗	(95)
祖国,为你而歌	(105)
诗与自然	(112)
真实小诗的史诗品格	(115)
百岁诗人千岁诗	(119)
大气·精致·真挚	(123)

旗帜上的风	(128)
行吟者的心迹	(134)
沿着叶脉走向果实	(141)
何人倚剑白云天	(151)
雕塑者的执着	(155)
苍黄草木 高渺云天	(160)
如鸟投林 如鱼在渊	(168)
大气长歌 精美刻画	(173)
纸上行走 轻重功夫	(177)
思索的绿树	(181)
让心灵自由歌唱	(186)
巨刃摩天 金针刺绣	(189)
诗到真时龙吐珠 情至深处雨打萍	(193)
少年心事意冲天	(196)
瓷质的爱情	(199)
诗人挑战诗,诗挑战诗人	(202)
在无诗的地方写诗	(204)
童话世界里的独行者	(208)
热言辣语的爱情诗表白	(211)

附录

叩问变革年代的诗境	牛宏宝(215)
诗人需要第三只眼睛	怡 梦(231)
雷抒雁 生命的歌者	石天强(237)

写意人生

——《踏尘而过》后记

只能写意

我每每叹服小说家,把人生写得如此细微。每个细节,都栩栩如生,让你阅读时,似乎重新生活了一遍。这需要多么仔细的观察,又需要多么认真的记忆。诗人,却只是“写意”。

细节一片片全都飘落了
一缕缕成烟
一撮撮成尘
总想忘记的痛苦倒是忘了
总想记住的欢乐却也没留住

这是我不久前在本子上随意写下的诗句,最后“只是一片写意/或浓或淡/七色相陈/人生五味/留在梦里梦后/细细品。”

我当然说的只是自己。我几乎全部经历,就是我留下的十本薄薄的诗集或文集。那是我感情流程的水文线,是我思想阅历的展示录,或者说是我人生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其余的,如我上学,如我“接受再教育”去种田,如我戴一副近视镜去当兵,如我近乎流浪地生活在部队、地方之间,如我的编辑生涯,如我似一叶风筝在流言蜚语中起落……都如轻尘一

一散尽。这些轻尘至今也许还被一些人的唏嘘吹散在另一些人的衣襟上,新鲜着他们的言谈,于我则早如隔世。有时,甚至和某位陌生人谈了半天,细一想,才明白他说的是我,很后悔当时未及感谢他帮我记忆了这么多细节。

所以,我不累。我不记自己的细节,更不记他人的。我要写对一个重要人物的印象,必须在与他会见之后,立即用笔记下他的言谈笑语。否则,过后,他对我只是一张“傻瓜机”的留影。

但是,我几乎能记起我每一首诗诞生时的痛苦和欢乐:能记起那当时我的情绪与意念。也许,正是这些清醒的记忆,才使我不断地醒悟自己的创作,执着地、不断地修正。

我常常翻阅自己写过的诗,我知道,这就是在检点自己的人生。其时,心境十分悲壮、苍凉。

一一检点过往的诗句
就像将军看自己战死的士兵
当初,你指挥他们撤退、进攻
一将功成万骨枯
诗也流血,诗也牺牲

如今,翻动他们
总还能忆起那热烈、勇敢
忆起那进退有序的队形

诗句成了诗的墓志铭
那些难忘的诗句
像是隔世的英雄。(《诗尸》)

此刻,我正是在自己诗篇的坟场徜徉,我想悟出一点什么道

理,但又觉得很难。

人格的光彩

人生有如石头。而且,不是山上的石头,都是海里的礁石。原因是,社会总如潮水,弥漫你,拍打你,腐蚀你,雕刻你。那形象一如我最尊敬的诗人艾青笔下所写的礁石。我们额上的皱纹,是时光的留迹;我们笔下的文字也是时光的留迹。是留在人生之石上的刻痕或光彩。

我曾以《激流里的石头》写过胡风先生,写他对人生、对艺术的执著,一如浪里沉着的石头,而不是潮汐中的沉沙。

我也写过一首长点的诗叫《岩石颂》,约在十年之前,写人生的坚定和不怕磨难。

大约我写了《小草在歌唱》之后,褒贬俱有,荣辱齐到。一夜间,我似乎成了人们注目的新生诗人,其实在此之前,我已写过《沙海军歌》、《漫长的边境线》两本诗集,未入集的诗也足以出一本书了。

那时的时代,是十年后的一些年轻人不易想到的。大分化、大改组。人们正处在思想解放的前夜(或黎明),改革和解放,还不曾时髦和普及到连最厌倦改革的人也在念叨改革。

我绝不是先锋和战士,但我真心实意地在渴望着—场变动,改变一下我们的生存环境和我们的人生。这便是我为什么在《小草在歌唱》中喊“愚昧的生活,比猪更肮脏”的原因。当然,人们有权利认为这是一首政治色彩很重的诗。但我则更觉得它是一种人格的宣言。也许正是这种人格的力量,才使它挣脱了具体事实和具体背景的局限,才使它的锋芒得以保留在岁月之外。很多文章,谈到这首诗是中华民族忏悔意识的表现,我未十

分弄懂。但我在当时确实在面对一种辉煌人格在清点和忏悔自己。正直、坚韧、坦诚，不蝇营狗苟，不激烈脆弱，人生的很多好品质，其实就是人格的光彩。

如果说，在当时，我对这一点还是不自觉的，在其后，我便不断地、自觉地完善着自己的人格。我扪心自问，觉得此生唯这一点可以骄傲。

可是，你有时不得不面对五色杂陈的世界。一九八二年，我应邀去赴青岛一个文学讨论会，即将成行，却有电话告我“如忙，就不必去”。之后，圈内人告诉我，说那里一位诗歌权威，以我与某作家思想“解放过头”为由，勾了名字。

一九八四年，我应《诗刊》之邀，去重庆开了一个诗歌讨论会，无非说了一些如何将诗写得明白一些之类的话，文人相聚，偏颇之辞，在所难免。谁知，后果更不堪设想。

可笑的麻烦，在于传言的可笑。一犬吠形，百犬吠声。文坛尤其如此。你永远弄不清，是一双什么样的手在左右你的命运，是一条什么样的舌头替你染色。

我依然故我，此后，干脆什么会也不参加，远远躲开那些以舌头创作的人。好在我还没有对诗失去信心，我坚信自己的人格。在激烈的年龄和时代，大家都激烈了；在沉默的时候，你却笑出了声。

激烈的春夏之交，我孤独于热闹之外。不是政治上的成熟，也不是赌博人生。是我看那些用舌头砍伤我的人如今又在政坛上叱咤风云，我的伤痕还疼，更不敢分享他们成功以后的光荣。本能使我远离他们。结局在意料之中。我没有幸灾乐祸，也不会落井下石。但我意识到应该躲得更远些。因为，我记得小时候看到从前线上下来的“国军”伤兵，见了没受伤的人就恨，就骂“操娘”。阿Q打了败仗，也在骂旁观者是丧门星。果然，

躲之不及，时有风言。我写下《致另一种死者》：

所有死亡者都有数字
他们活在统计学家的笔下
唯有你们，被流言击中的死者
无法统计，没有一个数据属于你们
你们死于柔软的舌头
浑身却了无伤痕

台风起自巫婆们的舌头
树叶纷纷震落，尘埃、垃圾
而后是劈头盖脸的急雨
经不起流言袭击的人
中毒而死

我说：“你得冷眼看着他们/不理睬从背后涌来的流言/像礁石不理睬浊浪”。

许多大的诗人，都写过辩护。为诗，为自己。我想，于我个人，什么都无所谓，乐得清静，寂寞中自有伟大事业。于诗，则太不公平，虽不敢说“瓦釜雷鸣”，但，甚嚣尘上者，却注定是轻尘。仍然回到石头上，让我们的人格凝重，老老实实做人。贫富、沉浮、荣辱都是泡沫。凝重的人格里，有凝重的诗。毛泽东一九一八年写过一首诗，其中有四句，颇觉新鲜：“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可为座右铭。

师从与跟风

常有杂志或读者，写信问及师从何人，亦有希望投师于我门

下者。

扳扳手指,从我中学时代作品见诸铅字,于今已近三十年。我初识文学的时代“好为人师”者极少。没有什么函授班之类出售写作“秘方”。当然,即便有,我那时穷得也恐怕无钱去光顾。

我最慷慨的老师,是我周围的乡亲。他们多是从山区流浪到平原上来的穷人,打长工或短工,唱山歌,或乱弹。他们在最快乐时唱,在家乡桃花、杏花开满的原野上一边耕种,一边歌唱;在收割的季节,在金黄的麦田里,一边流汗,一边歌唱;痛苦时也唱,如死了人,唱对死者的颂扬和对亲人的思念。这些人,多数不识字,但唱得很顺口,很动听。我被他们的歌吸引着,向他们靠拢着。及至写诗了,我想这些人其实是在用一种情绪浸泡我,使我懂得了人的情绪是可以优美形式表达出来的。一种表达的愿望,常常激励着我。我觉得自己生活着的田野里,在树木庄稼之外,还有一种东西生长着,诱惑着人。于是,我幼小的心常常沉醉在夕阳和黎明中,沉浸在风雨或艳阳下。我的心变得很胆怯,又很敏感。这是不是诗的主观因素?是不是诗的萌芽?我说不清。我常常想,我的孩子比起当初的我,幸福不知多少倍。可是,充斥在他们周围的都是一些书,一些他们想看,我们又不让他们看的书,和一些他们不想看我们又强迫他们去读、去背的书。他们的情绪没有一个宽阔的空间,他们对生活没有更清丽的憧憬。物欲,腐蚀着诗意。他们偶尔也涂抹两句,一看,除了因袭别人的诗意之外,就是无病呻吟和文字游戏。

激情淡漠,还有比这更厉害的扼杀诗人的手段吗?就只这一点,我不愿意我的孩子去学诗。不必世袭!因为,诗毕竟不是一种手艺。

我说到我的乡亲是我最初的老师。我又觉得我的生活道路

另有奇特的一面,就是如我这个年龄的诗人,读完大学者不能算多,毕业之后又有这么奇特经历,更不算多。我上大学之后,除了注意读书,扩展知识视野之外,仍然专注于创作。确切地说,专注于诗。读各类诗,写各类诗。所以,对于文坛,对于有影响的诗人和他们的作品,我并不陌生。可以说,几乎每个当代有影响的诗人都曾经是我的老师。我以崇敬和虔诚的心,读他们的诗,揣摩他们诗里涌动的情感。可是,我无法说清究竟师从何人,就像无法说清,是哪一场雪染白了我的头发。但是,可以说,当我真正拉开架势,边当编辑、边学写诗时,近在身边的李瑛同志给了我极大的影响。我的最初两本书,表现部队生活的诗篇,就有着他吟唱生活的影子。对于诗的认真,对于诗的典雅,对于意境的开拓,对于语言的锤炼,李瑛都是永远的老师。《小草在歌唱》之后,我写诗和做人的激烈、直率,与温柔敦厚的诗教渐次拉开距离。

随着改革开放,我们的眼界和思维又打开了一个新的境界。现代派风起云涌。这是不是现代生活的必然结果?说实在的,接近这些诗并不难。为了弄清现代派,我还是认真读了一些国外现代派的作品,并且也仔细地研究了一下现代派的起落流散。一九七八年我的一篇《让诗歌也来一些“引进”》的文章,在《新港》上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一番争论。我的用意是多多介绍一些国外诗歌,包括介绍现代派的渊源和现状,用以丰富我们以民歌和古典诗为基础的新诗。谁知“引进”二字成了数典忘祖的罪证。我没有答辩,我知道“引进”是谁也挡不住的潮流。我说,“不在诗的理论打破现有的观念,诗是难以前进的。大胆地引进,大胆地抛弃老调子是完全必要的。”我也提醒:“这种‘引进’绝不是照抄和生硬地模仿,是为了借鉴,以资创造。不会创造的作者,任何好的理论对他都是失效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提醒并非多余。大量的“生硬模仿或照抄”，扰乱着诗坛，败坏着读者胃口，许多很好的、很有创造性的诗竟至淹没在泡沫中。我们也不必说这是一种悲哀，但一个诚实的、有追求的诗人，如何在这种环境里保持自己独立的创造意识是重要的。

流派蜂起。我无派无流。在诗集《父母之河》（一九八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自序中，我说“我写诗时并未想到我是哪一派，也并未想到专为哪一流派去写诗”。但我相信，我确实在认真地研读和吸收着现代诗，并从中不断地得到借鉴。记得不久前，在接待一个丹麦作家代表团时，我朗诵了前两年的一首诗《掌上的心》。一位丹麦汉学家说，有些像表现主义的诗。在意大利，著名的作家、诗人、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者博纳维里先生说，他十分喜欢我的一首名为《探索》的诗。他说，他也写过一首很相近的诗。我知道，他是被誉为充满“宇宙意识”的人。我也关注着宇宙，自然诗意相通。

在任何风格前，保持独立的创造意识，或者说保持清醒的“自我”，是十分难得的。一些人的诗，时而像作古了的艾略特，时而又像健在着的洛夫先生，像得让读惯了大陆汉语的人龇牙咧嘴。总觉得不是味道。

不要以为保持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就是抗拒“开放”。十年前，我呼吁新诗“引进”，至今不悔，我仍以为全世界的文学应该流通。但，我也不希望诗歌成为没有国籍的流浪汉。汉语言文字，有着丰富的表现力，而且是十分独特的。我们可以更充分地发挥它的特点，甚至丰富它的特点，无论如何不要搞成“洋泾浜”。

文学在变革，但变中有不变。如全变了，恐怕就是另一个种类了。我以为，不变为僵滞，全变为跟风。此说不知可否为一家之言？

流动的诗风

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在为诗人分类。尤其是评论家，总爱把诗人分成传统的、现代的，等等。自封的流派，通常是为了炫耀，为了招兵买马。或为了结派“拉杆子”。被封的派别，则是为了评论起来，便于分类，如卖菜的人把韭菜、茄子、豆荚捆成一束束，便于出售。

诗人不是蔬菜，诗也不是物件。

诗是流动的，因为生活是流动的，时代是流动的，诗人的思绪情感也是流动的。没有一成不变的诗人，也没有一成不变的诗。如果准确地说，某个诗人某一时期的诗，属于什么风格，也许还可以让人接受。

一九八三年之前，我的诗多为直率、激烈、直抒胸臆之作。我以为从对生活和时代的态度看，那时，我是积极的参与者，想当一名冲锋陷阵的士兵。我随时有着一种与一些思潮，一些人，一些势力拼一死战的念头。我总感到有一种压力，但又不能准确地说清楚这压力来自何处。但我觉得我不应该屈服，而应该随时准备献身：

我歌颂宝剑
宁折不肯弯弓
我羡慕陨石
即使一闪，也要撕破夜空

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还没有学会爱惜性命（《我还年轻》）

那时,我的诗里激情昂扬鼓荡,一如狂飙:

我歌颂燃烧,
我希望周身冒火,
希望不使死水淹没大脑;

我悲哀冰冷,
悲哀冰冷的蛇,
悲哀精美的象牙和石雕! (《燃烧》)

而我又毫不留情地,对那些我认为虚伪的、丑恶的东西进行着抨击:

我悲哀,
人的复制品。
——机器人。

而最终是:

我深深地悲哀
为人的复制品
——假人! (《悲哀》)

这些诗句,是滚烫的。赢得过一片叫声:鼓掌和倒彩。

但是大约在一九八三年之后,我的诗风从激烈中慢慢发生了一些蜕变。我经历了生活上的变动,经历了一些打击和挫折,开始比较冷静地思考生活。对于政治风云的变幻,我不再十分热衷和关注。或者说,我做人和写诗的锋芒已不再毕露无遗。

其实,我自己并非是一个强者,那种剑拔弩张,故作狰狞面目,只是为了吓唬一下进攻者,用以保护弱小的自己。老到的进

攻者其实并不怕这些,因为他们知道吓唬之外,我别无武器。

不过,我们又很难把人的生活像树木的年轮一样,用编年的方法分出差异。我在一九八一年写的长诗《海的向往》就已显示了我后来诗的流向和对前一段人生的总结。那是一首全面的,假海以谈人生的诗。是我全身心的对生活的投入,也是我对自己的又一次忏悔。在写法上,的确也吸收了不少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我以油画、雕塑、器乐之色、声、形诸方面立体地对海进行了描述,当然,那是十分主观的海。我说,“我想用腮呼吸”,我说那海水的咸涩,像是经过胃的反刍之后,从血管流出的。在意象的捕捉和构成上,是极其多样和丰富的。但在诗句上,绝不晦涩,我试着在一些场合进行过朗诵。效果极佳。后来,北京电视台将该诗进行了一些压缩,在海边拍了一个艺术片,中央台也多次进行了播放。

我说的是一九八三年之后,我学会了包藏,把诗写得更内在,更含蓄一些。在手法上也更为多样。我不认为现代手法是哪个流派的专利,也不认为诗风的流变是对自己的背叛。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一下,就会看到,每一首诗(真正的诗)的形成,都是具有着一定的背景,当时的阅历、情绪、读的书、甚至接触的人,都可能对其构成影响。那么,只要是独创的,这首诗就和前边自己的一切创作,存在了差异。因为,人的生活和情绪是流动的,那么浇铸诗的模式必然是可变的,每一首诗也许就如陶瓷里的精品“祭红”一样,不可能有第二次重复。

一九八八年之后,我以为,我的诗又在发生着一些变化。我更为内向地开掘自己的心灵,让自己的心与这个时代既保持紧密的联系,又保持可贵的独立。

我在一九八九年十月写过一组极短的诗,发表在一九九〇年一月的《星星》上。那大约是思想和艺术的一种逃避。因为

那个秋天，我在山区生活过一小段时间，山地的景致，对我进行了一种陶冶。使我对大自然迷恋不已。

发表在一九九〇年十月号《诗刊》上的一组题为《辉煌季节》的诗，是我在这年三月到四月之间一个月里的创作。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是个十分奇特的时间，我的灵感突然大振，极其活跃地、频频拉我坐在案边。从对人生、对生活的感觉来说，我是积极的、热烈的，但也包含着一种悲壮的苍凉。我觉得自己已不是当年风华正茂的时候了，又不甘心就此落伍。我时时感到自己活跃在内心的诗的潜力。关于这点，我十分相信。这一组诗，大约是写在壮年，所以各方面都趋于成熟。情感上，有了许多升华。这些年来，我忙于应付社会、职业上的俗务、杂务，包括无法摆脱的家务都剥夺着我的时间和诗思。偶尔写几首，也多半是在说明我还未忘记诗，但真正进入创作状态，是这一组《辉煌季节》的创作。当然，还有一些别的，未曾面世的诗。

说到这里，我仍然无法把握自己的创作。我不知道下一步写什么和如何写。我想，最好是信马由缰，诗思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是什么样的体会，就写成什么样的诗。我从来不羡慕那些以数量丰富骇世的作者。既然每一首诗都联系着诗人的情感、血肉，就不能浪费一个字。世界上有许多未解之谜，诗，大概就是其中之一。